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十三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三

宋 李樗黄櫄 撰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李曰沃之盛彊而桓叔又能修其政雖晉人亦將叛

而歸之此君子所以知其子孫必有晉國而滅之也
按左傳桓二年桓叔既與潘父比而滅昭侯莊伯又
於惠之四十五年伐翼弑昭公子孝侯翼人立其弟
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王立其子哀侯
桓公二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
小子侯殺之王命立其弟緡莊十六年武公遂獲晉
此則桓叔子孫并有晉國之事也君子於桓叔之世
遂逆料其必如此者葢觀人之國即其微以知其著

而况昭公微弱桓叔彊盛曲沃之并晉國有必然之理也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内有黒子如點今謂之椒木其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陸璣疏曰聊語助也王氏以為薄略之辭則鑿矣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繁衍滿升非其常也盖爾雅曰椒椴醜莍桃李醜核故鄭氏謂一捄之實蕃衍盈升然而一捄不可以滿升故孔氏謂若論一樹則不止一升纔據一實則又不足滿升驗今椒

實一裹之内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
滿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故知一捄比一升為小矣
然亦不必泥於一升之説詩人之意椒聊之實始生
蕃衍可以盈升故其久也蕃衍可知但桓叔之彊盛
如此其子孫并有晉國又可知矣蕃衍盈匊本草曰
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匊然漢
志又謂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見律歷
志上則升又大於匊故陸農師謂兩手為匊兩匊為

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詩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彊如椒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匊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王氏謂至治馨香能修其政則馨香上達皆不足以求詩人之意其意但以蕃衍而取喻桓叔初無奪物之意亦無馨香上達之説彼其之子指桓叔也碩大無朋鄭曰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者非也

蓋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無朋無比也言其彊盛而無比也毛曰朋比也釋文曰比為比字必理反又必二反是又以比為朋比之比故鄭氏以為平均不朋黨也惟歐以無比當從毛氏之説碩大且篤言其彊盛又且篤志以修其政也椒聊且遠條且毛氏曰條長也蓋椒之蕃衍日益遠以喻桓叔之子孫日彊盛也夫以曲沃之盛彊而能修其政詩人刺昭公者蓋欲昭公能修其政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好義則

民莫敢不順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況於晉國之民乎惟昭公之懦弱無立德不及民而桓叔乃能修其政君子知其將并晉國昭公乃恬然不之知此詩所以譏之也夫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矣昭公能修其政以成其彊盛桓叔安得彊盛乎田氏厚施而得民心晏子之徒皆知齊之為田氏嘗謂景公曰陳氏厚施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見昭公十六年

昭公有桓叔之彊盛而不之知齊有田氏之厚施知之而不能已知與不知雖不同而所以不能自立則一也此齊之所以為田氏而晉之所以并於曲沃也

黄曰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於桓叔之世已逆知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於其微履霜堅氷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田氏厚施而得民心晏子謂景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若之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曰善哉吾不能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也晉之所以為曲沃之所獲亦類是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

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李曰綢繆猶纒綿蓋言束薪之狀也毛氏曰男女待禮而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則是以薪喻男女以束之者喻禮也蘇氏曰合異姓以為婚姻言猶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為物束之則合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蘇氏說與毛氏相似王氏說亦與此不相上下惟鄭謂束薪於野而見天星歐氏以為其義簡而直當從鄭說三星在天曰

參也天文志曰參謂白虎三星故毛氏之意以謂婚
姻之月自季秋盡於季春皆可以成婚不待初冬冬
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在天謂始見東方
也在隅東南隅也在戸謂正月中直戸也始見東方
則十月之時在東南隅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中直
戸則正月之時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故知正月
中直戸明矣既以在戸為正月則在隅為十一月十
二月在天為十月可知鄭曰三星謂心星鄭以仲春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巳見在天非其時爾故詩人舉其婚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歐以為參星皆三星則知鄭說為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為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為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見昭七年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

隅在戸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戸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曰仲夏之月昬心中是也鄭以三星為心星則可若以心為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則其說鑿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張横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三星在天已非其時以相謂今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女子見於良人非其時雖非其時然以國亂不可得見故曰如此良人

何將奈之何哉子兮指娶也毛氏曰良人美室也孔氏曰小戎云厭厭良人蓋妻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言男女之失時也不必如此説見此邂逅王氏曰失時故思不期而會焉則邂逅者不期而會也如此粲者何國語女三為粲大夫一妻二妾故王氏曰亂甚矣雖貴者亦不得以時娶然不當泥於三女之説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凡此皆是上文之意此詩與

衛風有狐鄭風野有蔓草陳風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兵饑喪亂民不安居而力不足故男女婚姻不得其時也然而陳鄭衛之詩其淫亂為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淫風大行此所以有相奔之俗其知以淫奔為恥兼又以喪亂之故而不得其時至于唐風則不然蓋淫佚之禍在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晉之儉雖不得先王之中制然猶以尚儉之故愈於奢也孔子曰禮與其

奢也寧儉蓋言儉雖失于中道猶愈於奢也

黄曰衛鄭陳齊之國皆有淫奔之風皆以兵饑喪亂

人倫不明故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惟晉魏之

國以聖人所都之地雖其習俗儉嗇隘陋而淫奔之

俗不聞故綢繆一詩言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曰婚

姻則是猶有婚姻之禮也聖人之風化其入人深也

如此哉

杕徒細反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曲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音舉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十利反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李曰夫欲人之親我者必有以親之也君不能親其宗族則骨肉相與離散而不我親矣惟其骨肉離散此君所以獨居而無兄弟之助既無兄弟此曲沃所

以得肆其呑噬之心也杕特貌杜赤棠也爾雅曰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棃也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䟽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其葉湑湑毛氏曰枝葉不相比也菁菁毛氏曰葉盛也鄭曰希少貌既以湑湑為不相比又以菁菁為葉盛孔氏以為互相發明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踈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然按詩云其葉湑湑菁菁本

無枝條稀踈之意蘇曰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喻如杕杜條榦不足以相扶持與毛鄭不相上下按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毛氏曰湑盛也菁菁者莪毛氏以為盛貌則是二者皆言茂盛不應以湑為枝葉不相比鄭又以為希少故知此當從王氏說曰杜之實不足食而又特生然其葉湑湑然則亦能庇其本根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曾杕杜之不如也王氏說蓋本于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見文七年王說蓋本於此踽踽毛曰無所親也按孟子何為踽踽涼涼則踽踽然無所親之意也睘睘毛氏曰無所依也說文曰堅固貌骨肉離散君獨行而無所親豈無異姓之臣乎雖有異姓之臣不如我同姓之親也他人謂異姓之人也同父謂同姓之親也同姓謂同祖之人也既有他人而乃曰獨行者王氏曰言既無同父雖有他人猶獨行也此言是也

比輔也佽助也同姓之臣既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
肯輔君以相比故同姓之人曰嗟乎君所與行之人
嗟行之人指異姓大夫也言汝胡不輔君以為比乎
汝既見君無兄弟之助汝何不佽助之乎同姓之臣
既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見輔宜乎昭公孤立無助
而為曲沃所并也棠棣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此
蓋言兄弟相須于急難之際同心于急難之中雖有
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者憂患同也昭公弱而

有曲沃之強曲沃又有吞食晉國之意而昭公不能親其宗族何以禦外侮哉然昭公所以不親宗族者其意謂吾封桓叔非不親也封之曲沃待其盛強稔成其惡莫若與異姓之臣共事也彼豈知周公不以管蔡之故而不封同姓哉同姓之親既已離散異姓之臣又不忠其君此所以為曲沃所并也昔秦始皇振長策以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踐華為城因河為池自以為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

懲周之弊以小弱之故罷侯置守而子孫亡尺寸之封終以孤立雖有至強之勢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秦強如此罷侯置守猶足以亡況昭公之微弱而又不能親其宗族是促其亡也

黄曰古之有國者必封同姓以自衞所謂宗子維城者周以宗強是也今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必以為曲沃之封而反以噬晉故不若與異姓之人共事也然管蔡雖叛而周人不忘同姓不可以噎而廢食也

秦始皇懲周之弱罷侯置守而子孫孤立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子孫無尺寸之地亦以骨肉離散故耳可不戒哉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李曰言晉國之臣既不助其君以愛恤其民此其所以可刺也袪毛氏曰袂也孔氏曰王藻云深衣袪尺

二寸注云袂口也深衣亦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通袂皆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羔裘豹袪毛氏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其說謂晉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已在上乃疾惡其民此皆强生義理毛氏於鄭羔裘檜羔裘皆直說其事未嘗以為興乃於此强為之說何也蘇曰君子處于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

以羔裘為本王氏曰羔裘在位之服也袪在手操執以從事指麾以使人也羔裘而豹袪則其在位操事使人以猛而已非恤其民者也褎袪之末而已羔裘而豹褎則其猛又甚矣蘇氏之說皆有王氏之失惟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義為簡而直歐陽取之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謂在位者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惡之色不與

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葢其書出于漢世以居究為惡未甚顯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于毛氏張横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捨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則是以羔裘為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甚

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蘇氏說則是而其意未盡謂在位卿大夫之服者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則其說為得也蘇又曰究久也君之所以能居於此者由有民也然以究究為久無所據其義殊難曉當闕之以俟知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而不去耳子無以我無所歸而不恤我也鄭謂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此言是也但所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其說非也故歐陽以為曲說惟子

之好爾是念其恩好也此蓋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也唐人有言曰暑牛之渴竪子飲之停淖之汚牛渴之久得停淖之汚寧復顧清泠之水乎設使竪子牽之于清泠之水以滌乎口中之泥然後知向之所謂停淖之水不可終而飲也今桓叔將有簒奪之謀民以其修政而欲歸之者蓋以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民舍桓叔而不歸則將誰歸之哉正猶飲牛於停淖之汚也齊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

公量收之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而齊之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亂不道民人病苦夫婦皆詛此適所以啓其歸田氏之心也由此觀之齊之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是爲田氏敺民也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敺民也黃曰羔裘而豹袪者卿大夫之服也卿大夫之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今乃不恤我民如此我民亦豈無他人乎惟子之故而不忍去耳究久也卿大夫

之所以能久於其位者以有民也噫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齊大夫乃强易其賄徵斂無度故卒為田氏所有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敺民也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

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李曰鄭氏云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是也按左傳小子侯為曲沃伯所殺王立哀侯之弟緡於晉鄭氏數五世不及緡者孔氏曰按晉國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時自昭公數之至小子侯而滿五世故數不及緡也按序曰昭公

之後大亂五世當自孝侯以至於緡也言五世大亂如此雖君子亦下從征役之事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而至於凍餒故作是詩也肅肅鴇羽聲也陸德明曰鴇羽似鴈而大無後趾性不樹止陳翥所謂連蹄也樹止則為苦爾雅曰栩杼郭璞曰柞樹也陸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櫟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去其殼為汁可以染皁苞稹孫炎曰物叢生為苞齊人名曰稹毛曰行翮也爾雅曰羽謂之翮孔曰

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亦猶君子不當使之供賤役今乃下從征役言非其宜也盬毛氏曰不攻緻也孔曰盬與蠱字異義又曰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見昭元年杜預曰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是蠱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王事靡盬謂勤于王事而無不攻緻也埶樹也言君子既從征役為王家之事雖盡力為之無

不攻緻而孝養之道為王事所奪故不能蓺黍稷以供養其父母何所恃怙乎蓋當農事始興之時而乃從事於征役不得以時殖穀為一年之計父母亦將經轉乎溝壑矣故父母何怙何食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言君子既下從征役不得奉養父母於是仰天而愬曰悠悠蒼天何時而得其所而免於征役之事非是君子憚于王事而欲脫免之也蓋欲養其父母也曷其有極極已也言何時征役之事已也曷其

有常言何時而得復其常也蓋言君子而從征役之事非其常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君子之於征役所以呼蒼天而愬之也王氏以謂始曰鴇羽中曰鴇翼卒曰鴇行始曰稷黍中曰黍稷卒曰稻粱始曰何怙中曰何食卒曰何嘗始曰有所中曰有極卒曰有常皆從而為之說以為中甚於始終甚于中其說可謂鑿矣春秋之時晉平公合諸侯以城杞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亦與見襄十三年吳王夫差伐魯次於泗上魯七百人踊於幕庭有若與焉見定公八年以絳縣老人之賢與於城杞之役以有若之賢與于伐吳之役蓋當夫世亂多故征伐不休賢者蓋有不幸而與於征役也然以賢者而與此事已非其宜矣而況不得奉養其父母君子當何如哉古人有言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蠧二親之壽忽若過隙王氏又曰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

此皆孝子之心其愛親也勤思親也篤故汲汲于愛日以事親惟恐失之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其愛日也如此今以征役之故不特廢其温凊定省之禮又且無以為卒歲奉養之備其情豈不傷哉此詩如北山蓼莪陟岵皆孝子不得奉養父母故其詩哀以思也當征伐之時其心猶不忘苟在父母之側其事親為何如

黄曰按左傳桓叔既與潘父弑昭公晉人立孝侯惠

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國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三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而殺之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遂獲晉此所謂大亂五世也竊嘗謂鄭之公子五爭而男女相奔晉之大亂五世而孝子思念父母此亦帝堯之美風也學者觀詩當知風俗之所以然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李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恃其盛強常有滅晉之志至莊十六年伐晉而滅之當是時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天子之

使為之請命於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也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上章言豈曰無衣七兮言我晉國之中豈不能為衣之七章但不如天子所賜之衣安而且吉也二章言豈曰無衣六兮蓋不可以必得侯伯之命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于無天子之命也晉本侯爵故以七言之既而稱其次又以六言之王氏曰

七者侯伯之服也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據周官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公諸子諸男冕服五章安得以六為子男之服乎鄭氏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晉本侯爵故言舊有七章豈曰無衣七兮詩人之意但是言豈不能造七章之服非以新舊論也豈曰無衣六兮蓋謂我晉國

豈無六命之服言但欲以天子之命而安故爾天子之使爲之請命故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燠暖也晉者曲沃之宗國也曲沃至於武公常有篡弒之志其行篡弒者屢矣至是而又滅之此先王之法所不容誅然其滅晉又不能請命于天子又不遣大夫以往乃因天子之使而請就命焉其驕蹇不臣以至於此如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

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劉仁恭之言無以異夫子删詩乃取之者何哉王氏曰天下無道小大強弱相攘奪久矣非復知有王命也武公知請命乎天子之使則所謂彼善于此此詩所以美之也此之謂與人為善不與人為善而盡義以絶之則人之為善者將寡矣程氏曰此美其請命一事不以篡君奪國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可取此説皆是

也蓋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橫恣攘奪攻取惟力是恃豈知有天子之命哉惟知有天子之命是猶知有天子也春秋僖公朝於王所成公如京師蓋春秋之時諸侯偃然自肆無有朝王之禮惟僖公朝于王所因天子狩於河陽而遂朝之成公如京師則由會晉伐秦而遂朝之皆非有朝王之誠心使其過王所京師而不朝則無王之心甚矣今也猶能朝之是知有天王也晉武公滅晉雖非諸侯謹度之道使其不請

命於周周亦未如之何矣今也能請于天子之使是知有天子之命也莊子曰人之逃於空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况於兄弟謦欬其側者乎孔子當衰周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魯之僖公成公猶知有朝王之禮晉武公猶知有天子之命聖人安得不與之哉此正所謂聞足音者跫然而喜者也如詆云婦人望復闗而為淫佚之行其後以夫見棄而始能自悔使其不見棄于夫未必自悔也詩

人猶以反正善之夫子删詩乃不去之者亦無衣美武公之意也

黄曰臧武仲據防求後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曲沃以簒弒之逆而有晉國以春秋之法繩之罪不可赦而孔子遽録其詩而序者亦以為美武公此特美其請命一事耳蓋當時强陵弱衆暴寡諸侯不知有王也久矣晉武公以力雄晉國使其不請命於周周豈能伐之乎今猶能請命于天子之使則是知

有王也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孔子猶取之者取其彼善于此者也春秋書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皆美之之辭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李曰兼其宗族者言桓叔晉穆公之子桓叔既封于曲沃則晉國是其宗族也自桓叔以下常有并晉之心晉武公遂滅之是兼其宗族也既兼其宗族則是寡特也又不能求賢以共天位治天職以為股肱耳目之助其寡特可謂甚矣有杕之杜生於道左者道之東也孔氏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在陰為右在陽為左道周者道之曲也此言木之生於道之東與道之曲故行者賴以休息今杜之特生陰

凉寡薄人不得而休息焉猶之武公君子所願以仕遊而武公寡特此君子所以舍之而去耳王氏乃曰杜之實不足食也而又特生則其能庇人也寡矣然尚以生於道左生于道周其去人所往來之道不遠也君子逮肯適然而來遊然詩人言彼君子兮蓋指言晉之賢者非謂君子適我而來遊于杕杜之下也若如王氏之說則休息杕杜之下人人皆可也何必獨言君子哉爾雅曰噬逮也言君子之人亦有逮我

國家肯適我者惟君子之中心有好賢之誠何但飲
食而已乎苟能求賢以自輔則賢者悅而願仕於朝
矣今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既如特生之杜又不能
舉賢以自輔但飲食之而已賢者豈肯以飲食之故
而遲留不去乎周霄問于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又曰晋
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也曰古之君子未
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惟其未嘗不欲仕至於

出疆必載質此所以噬肯適我也惟其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彼雖飲食之而不能用賢者亦將自去之耳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子思不恱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者茍徒飲食之而不能用則其好之者非出于中心謂之犬馬畜伋者不亦宜乎張横渠曰杜喬而少陰味不足嗜雖有來食者何以顧肯適來而就養也噬食也此說是亦以彼君子兮噬肯適我連上文杕杜其說與王氏

同如此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文不相貫王氏曰
愛之也仁而其敬之也有禮仁而有禮此君子所以
適我而來遊以獲其助也然則武公之見刺必以不
仁也必以無禮也道左者蓋以況仁道周者蓋以況
禮詩言道左道周王氏以謂仁與禮如此則何之而
不可為也其穿鑿至於如此楊龜山攻其說以謂道
周非可以況仁道左非可以況禮使道周道左可以
況仁況禮猶不可以為說況不可乎大雅文王之詩

乃美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王國當文王創業垂統以基周室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親戚之閒多助如此猶以多士為務疏附奔奏禦侮先後之人無不備者故傳曰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今也武公始并晉國正是數求賢人以共濟艱難之時乃兼其宗族而棄特又不能求賢自輔内無親戚之助外無君子之助其勢孤立如此譬如特生之杜固其宜

也武公既并晉國乃兼其宗族遂以爲不可用其意以爲我既并國深懼人之謀我亦猶我之謀晉也至其子獻公患桓叔莊叔之族使士蔿與羣公子譖富子而去之既殺游氏之子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至驪姬之亂晉無羣公子自是晉無宗族獻公之寡特如此是亦武公有以遺之也使其無親戚而猶能求賢可也況不能求賢以自輔國之不亡也幸矣蓋能親親者必能用賢不能親親未有能求賢者也

黄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所以親睦九族者至矣而又有濟濟之多士疏附先後之人以為之輔助故傳曰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今武公既併其宗族而無親親之心又不求賢以自輔而無左右之助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其後獻公患桓叔莊叔之族至於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晉于是乎無公族是亦武公遺之也嗚呼去手與足尚足以為人乎晉武公自視其奪晉之罪而懼人之如已此即秦之所以亡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李曰好攻戰國人多喪者按左傳晉獻公魯莊公十八年立至僖公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

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左氏傳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之明驗也惟其好攻戰窮兵黷武雖有克捷之功未嘗敗衂然其軍旅數起而國人多喪夫從征役其婦獨處于室故詩人陳其怨恨之辭以刺公也陸璣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渴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者

蓋言婦人託于夫猶葛之生蒙于楚蘞之生蔓于野

今也國人多喪其夫既死則婦人無所依託曾葛之

不如也故下文言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予之所美者

夫也所美之夫既亡將誰與哉獨處而已域者塋域

也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衣爛兮毛曰齊則角枕錦衾

鄭曰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

事也二人之意以謂婦人其夫既不在當必有齊之

事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枕衾以思夫言此角

枕簟然而鮮明錦衾爛然而色美雖有錦衾無人服
用其說但據內則所謂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
藏之然禮記所載但言夫不在非必有齋之事亦不
當引此說此但其夫不在婦人獨寢因思其夫以及
其物物存而人亡思之如此而已予美亡此誰與獨
旦鄭曰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
明王曰以息對旦則知旦者作也以旦對息則知息
者夜也其說皆牽強不如程說曰獨處息至旦也見

之日冬之夜夏至日長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之日冬之夜為最長當此之時思念之情尤切鄭曰極言之以盡情是也居與室皆墳墓也言生既不得見其夫要之百歲既死之後則可得見其夫也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于其室張横渠曰葛得所託蘞不得所依傷已之不如也據詩言葛生蘞蔓之語皆是言得所託不必如此分别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

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己之託于夫如葛蒙楚蘞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爲託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既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顛沛未嘗少忘于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曰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亦是無二心也與柏舟詩無以異然柏舟乃美共姜齊侯之子衛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爲能守節至於

此婦人居於微陋之中乃能如此可謂難能也

黄曰獻公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故婦人思其夫之切思而不可得則以死自誓可謂義婦矣晉國當兵戈擾攘而孝子貞婦有如鴇羽葛生之詩者帝堯之風化盛矣哉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茍亦無信舍旃舍旃茍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

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李曰爾雅曰苓大苦也或以為甘草首陽毛氏云幽

辟之地按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安得為幽辟首陽

山亦名首山亦名雷首山在河中平樂縣南巔頂也

苦毛氏曰苦菜孔曰此荼也葑亦菜名蕪菁也采苓

首陽之巔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

小行幽辟喻無徵也其意以謂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歐氏破其說謂首陽名山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氏以為幽辟鄭氏以為無徵皆疎矣然謂細事喻小行則毛氏之說歐氏以無徵為鄭氏之說此則誤矣鄭曰采此苓于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王蘇之說皆如此然王氏則以下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連上采苓說

按自人之為言以下皆是叙獻公止讒之法不當連

上文為說也鄭氏之說長於毛氏不如歐氏之說簡

而明歐曰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

與采葛義同其首陽蓋與所見也而程氏謂首陽山

生堅實之物以興讒誣之人不實其說陸農師曰讒

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因

人之甘而譖之而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葑有時而

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併譖之其穿鑿之甚以至於此旃鄭氏曰焉也陟岵詩曰尚愼旃哉鄭曰旃之也左氏曰其將聚而殲旃杜氏亦曰旃之也則旃字或為之或為焉蓋助語也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鄭氏謂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則是以四句分為二事歐氏破其說謂以文意考之本是述一事而鄭分為二蓋其下文

再舉人之為言胡得焉則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王氏以謂人之造言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此則王氏之心術也蓋此當從歐程之説以謂戒猷公以為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焉蓋當深察其虛實也歐氏曰夫讒者踈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好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為也必須積累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而並進故曰浸潤之潛又謂積毀銷骨是以詩人刺

讒多以積少成多爲患惟其如此使人君不能無懼則以察其言無有不得其情矣觀獻公好讒以殺太子申生則知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爲其始也驪姬嬖欲立奚齊使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于獻公曰宗邑不可以無主必使太子居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讒言始興如此及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其讒言既興如此其後又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充狄而反此則讒言又甚矣又告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後縊于新城觀此則讒言之積累也如此詩人喻之采苓宜矣然姬寘諸宮六日非太子之為明矣為獻公者苟無以讒為信則其虛實自見矣昔漢葢主上官桀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專

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以未能十日而知昭帝但以日之久近而察其譖使不以久近而察之則霍光是終有簒君自立之心使獻公能以日之久近而察之無以讒言而必信則安有太子之禍邪　黄講同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三十頁前三行孟子曰賢者而後
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按此係孟子對梁
惠王語今作雪宫之對誤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其後廢太子荼召公子陽生刊
本荼訛榮據左傳改

卷十三第六頁前三行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
刊本脱姻之二字據孔疏增

第九頁後二行今之杜梨也刊本梨訛黎據爾雅

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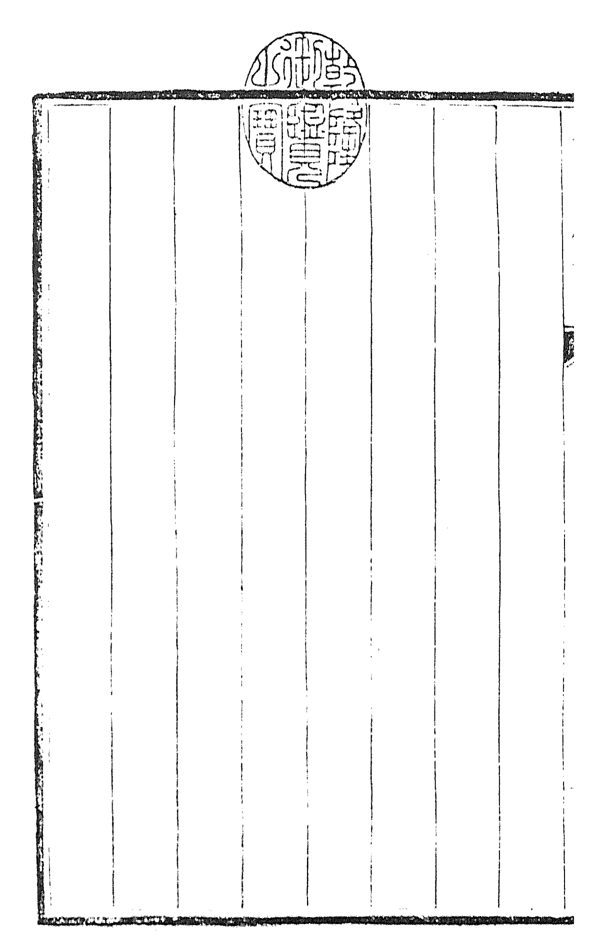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一行蔦蘲猶能庇其本根刋本本根作根本據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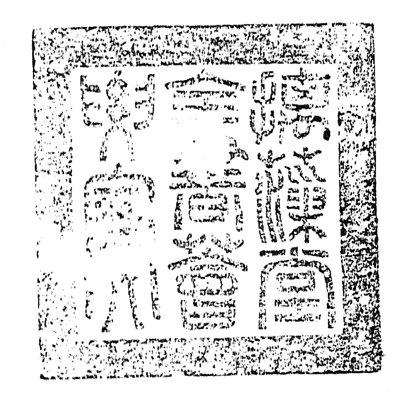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七行枯魚銜索刋本銜訛御據韓詩外傳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樹欲靜而風不息刋本樹沿宋諱嫌名作木息作停據韓詩外傳改

第三十頁後二行其說但據内則所謂夫不在斂

枕薁簟席韣器而藏之刋本韣訛韥據禮記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

謄錄監生臣郭文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十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十四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四　宋　李樗黄櫄　撰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黄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李曰秦之先伯翳之後其裔非子周孝王時名使養馬於汧渭之閒始封為附庸邑於秦谷秦仲非子之曾孫自非子已來其國尚小至秦仲國始大焉王子雍曰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惟其始大故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車馬即詩所言有車鄰鄰有馬白顛禮樂即詩所謂並坐鼓簧侍御即詩所謂寺人之令孔氏謂經先寺人而後鼓瑟序先禮樂而後侍御遂信此而為

之說其說鑿矣鄰鄰衆車之聲也有馬白顛爾雅曰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此言車馬之好如此寺人之令又言其侍御也寺人内小臣閹官或言巷伯君子指秦仲也未見君子言士之未見秦仲若將見之必先得寺人之官告于秦仲然後得見其侍御之好如此阪有漆隰有栗鄭曰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不如蘇氏之說蘇氏謂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

蓋下文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言禮樂之盛如此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言士之得見秦仲秦仲乃與賢者並樂與之宴飲並坐而鼓瑟且謂之曰今者不與子樂逝者至於老死不復有樂矣言不可不樂也鄭曰逝者謂去仕他國然逝者與蟋蟀所謂歲聿其逝論語曰日月逝矣之逝同是皆言其歲月之往不必為仕他國簧笙竽也

黄曰秦以西戎之國而能有禮樂侍御之好此不足

美也而詩人美之以昔為附庸今為大夫將為諸侯而秦國始大其周將亡之幾乎

駟四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四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彼驕反載獫歇驕

李曰襄公秦仲之孫自非子已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及周幽王為西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公將

兵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為諸侯惟其為諸侯
故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言其田狩於園囿之中而
有此樂也孔氏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則得之矣然
上二章為獵於囿之中下章為調習於園中此則泥
矣說文曰馬深黑色為驪月令孟冬之月駕鐵驪注
曰言其馬之色如鐵也阜者肥大也六轡在手孔氏
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
驂馬内轡納之於觼故在手惟六轡耳四牡孔阜六

轡在手蓋言襄公乘此駟驖之馬馬既阜大又良善六轡在手而已更不須提控之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徐安道曰媚愛也與媚茲一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同媚子者媚賢人也襄公能與賢者從公于狩則是與賢者同樂也梁惠王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宫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是以樂驕賢者今襄公能與賢者同樂亦可謂賢者矣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也辰時也周

官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是獸之供各有
時也物各有其時所以禽獸各得其所也辰牡孔碩
大也惟其辰壯又甚肥大故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
括也矢末也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也公曰左
之此蓋虞人驅此辰牡以待公射公謂虞者從左而
射之其射之也舍拔則獲此則善射如此上文言公
善射矣末章又言公之所以善射御者以習之有素
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言遊于北園已習四

種之馬輶車鸞鑣輶車輕車也鄭氏謂輶車驅逆之
車周官田僕掌驅逆之車鄭氏注云驅驅禽使前趨
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惟其驅逆之車所以從禽故
惟尚輕也鸞鑣鄭氏置鸞於鑣異于乘車也鄭氏之
意謂乘車則鸞在側輕車則鸞在鑣然按韓詩曰鸞
在衡和在軾蓼蕭之詩曰和鸞雝雝毛注曰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烈祖之詩曰八鸞鏘鏘鄭曰鸞在鑣則
與此言自相違戾徐安道則以鄭說為非載獫歇驕

犬名也長喙曰獫短曰歇驕載始也言其始達搏噬之事也王氏乃謂襄公田狩之事囿囿之樂於是乎始然此蓋言襄公車馬之所閑習者以其平日遊於北園敎之有素也其四馬既閑習又有獫歇驕能達其搏噬此皆北園之所習也故上章既言田狩之事下章乃言平日之閑習亦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又言相土地之初王氏謂襄公田狩之事囿囿之樂非也此詩與山有樞之詩美刺雖不同

其實同也山有樞之詩以刺昭公是刺詩也此詩以美秦仲是美詩也山有樞之詩大槩以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而不能自樂也則失其為君之道所以刺之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如此則可以為君故詩人美之不然則春秋之狩于郎蒐于紅皆一一而譏之而詩人美之果何為邪觀詩者當自黙喻矣

黄曰狩于郎蒐于紅春秋皆譏之則田狩之事園囿

之樂何足為美而詩人美之者以襄公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為諸侯時人樂其有功於王室而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人亦樂與之也晉昭公有車馬而弗馳驅詩人以為刺秦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詩人以為美蓋無愧於國則國人願以其所樂而樂之也若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則不足美矣噫文王之囿大矣而人以為小齊宣之囿小矣而人以為大田獵一事而處

頌喜色之不同民情之所在亦可以想見其君賢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收錢淺反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續音沃文茵暢轂音谷駕我騏馵之庶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

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李曰按秦本紀周厲王無道西戎叛之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幽王寵褒姒廢太子西戎與申侯伐

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周東遷
洛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曰戎為無
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十二
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於
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至於穆公遂伯西戎秦
居西垂與戎為鄰文公而始敗戎穆公始伯戎則其
襄公世西戎方據周之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為強盛
也西戎之強若置之而不問則戎狄荐食之心無時

而已將有以討之則連兵動衆無時而休其征伐不休則在行陣者必有暴露之苦處室家者不無怨曠之志如雄雉葛生之詩猶不免于多喪婦人怨曠也今也國人之心不以暴露為苦矜其車甲之盛而婦人又無怨曠之志而能閔念其君子此襄公所以為可美也小戎兵車也六月之詩曰元戎十乗以先啓行則先啓行者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收者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為此軫者所以

収斂所載故名収焉考工記云輿人叅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深四尺四寸兵車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車人曰大車牝服二柯有叅分柯之二注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大車之軫其深八寸平地載任之車其軫八尺兵車之軫其深四尺四寸此之謂俴故曰俴収與下俴駟孔羣同五粲梁輈五五束也粲歷録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勾衡也從軫以前稍

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句之衡則横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五棥輈之飾也以皮革五處而束所束之地因以為文章其文章厯録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脅驅者驅當服馬脅游環兩驂馬之外轡貫之引轡為環所束驂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于衡後繫于軫當服馬之脅驂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

之內入游環謂之靷環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陰

靷鋈續陰揜軏也軏在軾前靷在輿下三面材以板

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軏靷者以皮為之繫之于

陰板之上今驂馬之所引也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

其下只容兩服驂馬之頸不當于衡故分為二靷以

引車也左氏曰兩靷將絶是靷有二蓋驂馬之所引

也鋈者銷白金沃灌靷環也續者靷端也文茵暢轂

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暢長也轂

衆輻所輳謂之轂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内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又車人曰大車轂長半柯注云大車轂徑尺五寸其大車之轂既尺五寸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比之大車其轂為長故曰暢轂所謂俴收暢轂皆以兵車比於平地載任之車則兵車之軫為俴其轂為長駕我騏馵騏馬之青黑色說文曰青驪文如博碁馵爾雅曰馬後右足白

曰驤後左足白曰馵言念君子君子指其夫也古之君子以玉比德言此婦人念其夫因思其夫之德溫溫如玉無有玷缺今乃在其板屋之中使我心曲思之而亂也心曲謂心中委曲之事因思其夫是不得寧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安定此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在其板屋言其夫之討西戎在西戎板屋之中也四牡孔阜者言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故執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

驂中者中服也言以騏騮為中服以騧驪為外驂也
鄭曰赤身黒鬣曰騮說文赤馬黒毛其言與鄭氏同
爾雅曰馬黒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黄色毛氏以為黄
馬黒喙為騧亦與此同說文曰馬深黒為驪龍盾之
合盾者以木為之畫龍于其上合而載之言車馬之
事盾則載于車上以為車蔽也鋈以觼軜說文曰觼
環之有舌者蓋一車四馬四馬則八轡詩但言六轡
在手者蓋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左右今之隨逐人

意驂馬兩轡則納之於觼言驂馬之欲入則偪於脅驅而不得入內轡不須牽軜故納驂馬之內轡則繫於軾前所以觼繫之也鋈以白金飾皮故曰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邑在狄人之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言欲何時而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至於此極也俴駟孔羣謂薄金夾介馬也左氏曰不介馬而馳則是戰馬皆被甲以薄金為之清人詩曰駟介旁旁是也孔羣言甚和也不和則不能羣居矣

韓詩外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矛鋈錞厹三隅矛也刃有三角故謂之厹矛錞以白金故謂之鋈錞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曰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蒙伐有苑伐中干也亦是盾之類蒙雜羽於其上苑然而有文也一云蒙伐有苑謂深伐之也苑沙苑在秦之西境戎舊居也虎韔鏤膺韔弓室也說文曰弓衣也以虎皮為之說文曰膺胷也爾雅曰金謂之鏤言馬帶

當膺而以金飾之也交韔二弓於韔中顛倒而委置
也周禮注曰弓檠曰柲其字從木從必用以竹為之
言置弓於韔裏然後以繩約之緄繩也言用縢約以
備損壞也凡此皆言車馬之盛以此攻戰豈不克乎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也
秩秩序也良人即君子也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
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是以載
寢載興未嘗不思念也好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也今

小戎之君子雖曰有温温如玉之德其音又秩秩然乃以西戎猖獗之故從事於矢石之間釋其暇逸之安而有裹糧坐甲之勞忘其全生之計而有不保首領之虞非徒不以為勞又且從而矜之非徒行者不以是為勞而居者亦無怨曠之志以見襄公能使其民如此孟子嘗曰田獵與民同樂則百姓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與民同樂則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今秦民在於征役之閒雖夫婦不相見欣欣然有矜誇

之色詩人安得不美之乎據漢書地理志秦迫近戎
狄修習戰備髙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則好戰者秦之
風俗然也秦之風俗如此而襄公又有以使之則安
得不矜其車馬之盛然當邊隅未静夷狄抗衡之時
則可以矜其車馬豈可以為常哉襄公既使其民矜
其車馬至於孝公又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故孫
子曰當誘之以厚賞驅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要利
於此非鬭無由也襄公既以是使民孝公又以是使

民自孝公以至始皇所以斥大境土蠶食諸侯以吞二周亦惟此云故不善乎蘇東坡有言曰秦民好戰亦以戰亡夫始皇雖以隳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嚻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先王之用兵也蓋能使民懷之而忘其勞也曷嘗使斯民矜其車甲哉觀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故其民有

愷悌和易之心而其風俗卒歸于忠厚至于大王王季繼之積德累功至於文武亦惟后稷之舊是務觀國風之詩其言多於耕耨播種之事則可見矣周文武所以能成周家之治者以其后稷有以遺之也始皇所以能混一海内者亦秦襄公有以遺之也觀后稷之稼穡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歷觀襄公之使民矜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有漸矣

黄曰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在先啓行者謂之元戎收者軫也軫者車前後兩端之横木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號為收平地之車其軫深八尺兵車之軫其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俴收梁輈者輈也如屋之梁也故曰梁輈五楘者輈上之飾也五五束也楘歴録也以皮革五處束之而所束之處文采歴録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貫驂馬外轡驂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者服馬之外脅以皮繫于衡轄驂

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陰者以板橫側車前及左右以遮蔽車而為之陰映靷則以皮四條為之鋈續者陰板之環以白金為之茵以虎皮為之有文者為車中所坐之席暢轂長轂也大車之轂尺五寸兵車之轂三尺有二寸故為長也馬青黒色為騏左足白曰馵凡此以見車服之盛如此言念君子以下之四句則國之婦人閔念君子之辭四馬八轡兩驂馬有兩內轡皆繫于觼軜在軾以白金為觼以軜轡故謂之

韅靷兩轡鞶韅則六轡在手伐駟孔羣者以淺薄之金為馬甲之用欲其輕易於旋習也刃有三角故謂之厹矛鐓以白金故謂之鋈錞蒙伐有苑伐中干也亦是盾之類蒙雜羽于上苑然有文也韔弓衣也以虎皮為之鏤膺馬胸前飾也以金為之交二弓于韔中故曰交韔非特有韔又以竹閉祕藏之緄以繩約之國人矜其車甲之善如此而婦人又閔其君子之下從征役焉以此觀之則秦之風俗習於攻戰而狃

於干戈非一日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宜尸反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李曰此詩言襄公受封列於諸侯而乃不能用周禮

秦本夷狄之俗今既爲周之諸侯宜以周禮漸漬其民而移其風俗今既不能用周禮此詩所以刺之也禮者爲國之本不能用周禮則何以固其國哉説此詩者多迂曲難説當從歐陽氏爾雅曰葭華蒹薕菼亂也説文曰蒹者萑之未秀也葭者葦之未秀也又曰騅之初生一曰菼以此説觀之蒹也萑也菼也騅也其實一草葭也華也蘆也葦也其實一草也蒹者萑之未秀者葭者葦之未秀者至于秋堅成然後謂

之萑葦蒼蒼盛也歐陽曰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此比秦雖強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以列于諸侯此言是也鄭氏以蒼蒼為強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按詩蒹葭蒼蒼但言水草之盛如秦民之強也白露為霜凝而為霜此其喻禮爾而王氏乃曰仁露義霜也而禮節斯二者襄公為國而不能用禮將無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其說固已迂矣而

又謂降而為水升而為露凝而為霜其本一也其升也降也凝也有度數存焉謂之時此天道也畜而為德散而為仁斂而為義其本一也其畜也斂也散也有度數存焉謂之禮此人道也其言破碎一至于是楊龜山已辨之矣更不復云毛曰淒淒猶蒼蒼也采采毛氏曰猶淒淒也白露未晞言露未乾而為霜也未已則未至于晞矣故詩人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然露降而為霜則可用未已未晞則

不可用矣王氏以淒淒為成材故于淒淒曰未晞於采采曰未已言成物之易而速有如此者此皆鑿說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水草交曰湄躋升也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涘者涯也右者出其右言迂迴也孔氏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者取其與涘沚為韵爾歐陽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于水中以興襄公雖得列于諸

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免為夷狄也此說是也鄭氏乃以伊人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按詩人之意但言不能用周禮今又言不能用賢人本無此意是又畫蛇添足王氏之說尤為苛細暗昧為難通歐陽之說為勝當從之也齊桓公問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見閔元年則知周禮所繫豈輕也哉故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未有舍禮而能固其國者亦未有用禮而國不固者秦本夷狄之俗自襄公以前未受封於周而列為諸侯雖未用周禮猶可也人亦不以不用周禮責之也今也列爵封土為周之諸侯所以保其社稷而撫其人民者豈可無禮乎襄公既不能用禮故詩人慮其無以固其國而刺之也襄公既使其民矜其車甲但有好

戰之心使能用周禮以固其國猶可以漸進也既不能用周禮則何以為國之本乎譬之耽於酒色之淫而恣無厭之欲乃能用藥石以助之雖非養生之道猶尚可也既耽於酒色之淫又無藥石之助則强悍盛壯未有不亡者也秦能使民有好戰之心又不能用禮以固其國雖强盛之勢不已至始皇有天下亦無救于亡也周自后稷至于文武所歷者數百年而其務農之政猶一日也雖皆以是得天下而其成效

則霄壤之不同故秦之有天下不過為漢驅民而已

於秦何有哉

黄曰蘇子由古史論曰秦起于西垂與夷狄雜居本

以强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

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

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暴

慢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

亦有以取之矣歐陽公本義曰襄公以命為諸侯受

顯服而不能用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謂蒹葭水草蒼然而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强盛必用周禮以變其俗然後可列于諸侯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于水中以喻襄公雖得列于諸侯而不知其所當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遠而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免為夷狄也夫禮者所以維持而安

全之道雖無不可較之形而有不可較之實使人君而知有禮焉則截然有不可犯者齊桓公嘗問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禮所以亡秦也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李曰按秦本紀自西戎侵奪岐豐之地周遂東遷雖使秦取岐豐之地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于是伐戎取其地此詩序所言襄公能取周地是說與史記相戾從史記則此序之言為可廢從此序則史記之言為妄當闕之

以俟知者故鄭氏因此序謂秦處周之舊土歐陽以此破之至於始為諸侯其言與史記合矣襄公秦君也君能卻西戎之鋒敵王所愾使周室得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恐其志驕意滿怠于修德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終南周之名山在扶風武功縣東終南山西距鳳翔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見昭四年條毛曰條槄孔氏引爾雅槄山榎孫炎注爾雅引此詩有條有梅曰梅柟也郭璞曰似

杏實酢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柟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蘇氏謂襄公既為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説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此說是也鄭氏謂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勸戒其意謂無盛德則不宜矣鄭以上二句為勸戒之故其言若此既以上二句為勸戒之則下二句為美之其文不相貫紀毛氏曰基也謂山基也堂爾雅

曰畢堂牆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爾雅又曰山有堂郭璞曰山之崖室也然則堂者謂山之道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此言山有紀堂以成其大也錦衣狐裘黻衣繡裳是襄公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以狐白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使可裼也渥厚漬也言其色如厚漬之丹而又澤也言其衣服容貌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也故曰其君也哉蓋言不

可以徒服其服也青黑相背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王聲也蓋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于壽考而民不忘也故曰壽考不忘周設司服之官自天子至于大夫之服皆有等差服天子之服則有天子之德服諸侯之服則有諸侯之德服大夫之服則有大夫之德苟徒服其服而無其德謂之觀美可也豈先王制作之本意乎今襄公始為諸侯而服諸侯之服宜其有諸侯之德此大夫所以勸

戒之也淇奧之詩曰會弁如星又曰猗重較兮此皆車服之美也然而衛武公之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所以服之無愧色襄公始為諸侯而其大夫能以此戒之可謂引其君以當道也

黄曰按秦本紀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遂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十二年伐戎至岐而

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其地至岐觀此則是襄公未得岐西而此詩言能取周地何其不同也噫襄公之世已得周地而未必能盡至文公十六年遂終有之也襄公始為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說之故曰終南之山宜有條梅之木紀堂之高以喻襄公之宜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也故曰顔如渥丹其君也哉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服必有君子之容而無愧于為君也曰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容必有君子之德而民之終不能忘也既有以稱之於前復有以勉之於後秦人愛襄公之意深矣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曰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収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文公六年觀左氏君子之辭則詩人之刺穆公宜矣以人從死者穆公命此三人以從已之死也揚子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秦大夫鑿穆公之側説者以謂三良嘗許穆公以殉死故鑿其壙之側以從之而實其言夫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為信揚子之説非也惟其穆公以三人從死此其所以可哀也秦本紀曰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而此言三良者不知當時所死甚多

惟此三人為良故獨哀之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毛曰小貌桑扈曰交交桑扈鄭曰飛往來貌鄭氏為勝當從之也言交交之黃鳥止于棘木之上而得其所今三良不得其死是黃鳥之不如也鄭氏曰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此固得之至以謂此棘若不安則移是生外意也王氏曰黃鳥聲音顔色之美可愛而又有仁心故以況三良夫黃鳥又安知有仁心楊龜山已辨之矣又始曰止于棘中曰止于桑終曰止于楚

則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異矣以哀三良所止不能進趨高義而終于死非其所也據詩之上章言三良不得其所不如黄鳥之止于棘爲得其所也止于桑楚皆是此意便于押韻耳非有先後優劣之辨也誰從穆公而死乎乃子車氏之子其名奄息以死也惟此奄息之爲人乃是百夫之中最爲雄特今乃爲從人之死秦人哀之故臨壙穴之上則惴惴然而戰慄蓋以百夫之特而埋于土中此其所以可懼也既

懼矣于是仰蒼天而訴之曰何為盡殺我善人也如其可以他人之身而代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也夫人豈有百身之理哉愛之甚也百夫之防防猶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百夫之禦禦亦當也然奄息則曰百夫之特仲行則曰百夫之防鍼虎則曰百夫之禦亦是便于押韻尒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始也以木為之其終必至於用人既至于用人則其終必至于善人其源流既

竭則其末流無所不至也此則作俑者其所以為無後而詩人所以刺穆公也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此言得之夫子之于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然父有不義之命豈可從哉當其生也固當幾諫見志不從又當起敬起孝悅而後諫惟欲置親于無過之地而已及其死也雖有欲諫之志何所施哉故雖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為孝而其不善者則改之惟恐其不及也

不然何以夫子曰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古之人不特魏顆為然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死非正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蘇東坡有云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是必有大不忍者奪其情也其尊已之謂乎此又非秦康公之所及也康公之孝似孝而非孝陳尊已之孝似非孝而實孝詩人刺穆公蘇氏以

為康公之罪其亦以意逆志者也　黄講同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于叔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盧荻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穆公所以成伯業者以其用賢臣康公繼其業棄賢臣而不用是忘父之業也爾雅曰晨風鸇舍人

曰晨風一名鸇鸇鷙鳥也郭氏以為鷂屬陸氏以鸇似鷂乃因風而飛說文曰旱天鷂一名晨風鴥說文曰鸇飛貌北林孔氏曰據此詩所作見有此林也蓋言此林之木鬱然而茂盛故鸇飛而集亦猶穆公之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欽欽而憂惟恐其賢之不能至也今康公何為棄我乎欽欽爾雅曰憂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忘之甚也櫟爾雅曰櫟其實梂陸氏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内人或以為木蓼陸璣以

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以為柞櫟苞者叢生也六
駮毛氏以為如馬倨牙食虎豹是獸名也然上文言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下文言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
是說草木不應于此獨以駮為獸也當從陸璣之說
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
駮馬崔豹古今注云山中有葉似橡皮多蘚駮亦是
木名不可以為獸也六者王肅以謂據所見而言也
棣毛氏以為唐棣孔氏以為釋木有唐棣有棠棣毛

氏以為唐棣未詳聞也徐氏又謂棠棣徒見王氏謂其實可食遂以為棠棣然經文但言苞棣不言唐棣不可指名其名也檖陸璣曰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此言山之有草木所以為山之光輝亦猶國之有賢為國之光輝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以見其好賢之切也王氏以為北林之有晨風如人君之能黜除小人山有苞櫟山有苞棣謂能庇其國家隰有六

駁隰有樹檖謂能養其人民然此四者皆是木之材而王氏取喻其人之如何詩人本無此意不可以為說也

黄曰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喪師于殽其後悔過自誓而求其所謂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而有容者以保我子孫黎民則其所以求賢臣以保後世者切矣今康公忘穆公之業而至于棄其舊臣始之一字作序者所以深責之也故此詩言穆公求

賢而不已康公棄賢而不用其將何以自庇乎然三良之殉非穆公之罪而康公之罪也亦明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蒲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李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秦

康公以文公七年立十二年卒按春秋文公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又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春秋傳者如此此足以見其好攻戰也惟其好戰不能與民同欲夫驅民以戰民亦有忘其死者今康公徒然好攻戰不能與民同欲此民之所以怨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者毛氏曰袍襺按王藻云纊為襺縕為袍孔氏以為純用新緜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是則襺

袍其名雖異其制度則一與子同澤澤者毛氏以為潤澤鄭氏以為澤褻衣近汙垢說文曰澤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論語注云褻衣袍澤也鄭說固勝於毛氏然終不如程氏以為澤者如今汗衫之類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戟長一丈六尺與子同仇仇方也作者起也行者往也此蓋思古之詩言古之人君與民非是以汝無衣之意與子同袍故也此乃與民同欲如此惟其與民同欲至于興師則修我戈矛與

子同伐仇方也與民同欲則民亦與君同欲也毛氏謂仇爲匹其説固不通非惟如此又謂同袍者興也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然此非興也鄭氏雖不以爲興其説以謂君豈嘗曰汝無衣我與汝共袍乎鄭氏之説雖勝於毛氏然謂君豈嘗曰汝無衣則非也此詩與晉無衣同意晉無衣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非是無衣也但欲同子之禮耳此詩所謂無衣亦非是無衣不過但欲與

民同袍耳說者以謂王于興師秦為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以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鄭氏以謂王法興師王肅以謂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荆公以謂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數說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言也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葢言君子之於民能與之共安平則可與之共患難既不與之共安平則民豈肯與之同患難哉昔勾踐之伐吳越國之

民矜憐撫奄不啻若其親子弟及其伐吳國人皆以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是能與之同樂也固能與之同憂也衛則不然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三百人及其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卒之為狄人所敗於滎澤衛幾于亡則不能與民同樂則豈能與民同憂哉今康公不能與民同欲欲民之從死必無是理況死者人之所重同袍同澤同裳者君之所輕以輕

與民而責其所重茍不施之而欲得其報豈有是理哉

黄曰秦為諸侯之國而曰王于興師者何也蓋此詩言秦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詩人思古之王者能與民同安逸故能與民同憂患若平居不能恤民而臨難責其死節其將孰從乎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故周公東山之役至于三年之久而民忘其死勾踐伐吳國人皆父勉其子兄勉其

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蓋其能與民同其好惡則民之視君猶吾身也視國猶吾家也秦人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其怨之也宜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十四